

## 觀念的混亂

秦人逢氏有子，少而惠，及壯而有迷罔之疾，一歌以爲哭，視白以爲黑，饗香以爲朽，嘗甘以爲苦，行非以爲是，曰：“魯之君子多術藝，將能已乎？汝奚不往訪焉？”（列子“周穆王”）

逢老太爺自然愛兒子。秦國的政策是“依法治國”，甚麼事情都是政治問題，說不定這怪病會成爲更大的問題。父親對於兒子的病，既然很不樂觀，難免病急亂投醫，問來問去。有人告訴他說：“魯國有一位偉大的人物，有大本事，多才多藝，聰明伶俐得狠，要解決問題得去找他！”那位父親愛兒子的心切，準備了乾糧，連地圖也沒有，就不辭艱苦跋涉，越過太行山，向着山東進行。中途到了老子的家鄉陳地，向老子陳述兒子的病徵，聽到講述老子全篇“辯證法”。

其父之魯；過陳，遇老聃，因告其子之證。老聃曰：“汝庸知汝子之迷乎？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，昏於利害。同疾者多，固莫有覺者；且一身之迷，不足傾一國；一國之迷，不足傾天下；天下盡迷，孰傾之哉？向使天下之人，其心盡如汝子，汝則反迷矣！哀樂聲色臭味是非，孰能正之？且吾之言，未必非迷；而況魯之郵者，焉能解人之迷哉！榮汝之糧，不若遄歸也。”

列子善於講比喻，很少有對孔子真實稱讚的話。本篇所說：“魯之君子”，指的是孔子，為“迷之郵者”——“郵”，通“尤”。這絕非表示列子也在場的報導，而是藉“老子”的口說話。他還坦白的說：“連我說的話，也可能是胡話。你去尋孔子，以爲是可靠的權威；其實，他老人家迷得更厲害，哪能幫助你！你還是丟掉你的乾糧，取消你徒勞無功的行程，返回家裏去吧！”對於這一點，孔子有對他自己程度的評價：“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”這是謙虛承認還沒有通悟真道；向不知道的人問“道”？說“問道於盲”，有些不恭敬，至少該可以說，問道於近視眼。說真話，世上超越孔子的人，還沒有生出來。

老子的理論，是說天下似是都有混亂的毛病，絕沒有醫治的辦法。既然所有的人都像你的公子，就算是來個全民投票，也不能解決。“哀樂聲色臭味是非”，說的都是個人的意見和愛好，可以沒有絕對標準，受聰明人的支配誘導。不過，老子還沒有涉及到基本的道德倫理，父子關係，來去的方向，還是有共同的基本原則。顯然的，如果連這些都否定，只有主觀感覺，逢家父子也回不來家，也就不必回家了。

莊子還假借孔子與弟子子貢的問答，提出“畸人”。畸人的意思，是不同於流俗的人，特立獨行，所以也就是“異人”。

子貢曰：“敢問畸人。”[孔子]曰：“畸人者，畸於人，而侔於天。故曰：天之小人，人之君子；人之君子，天之小人也。”（莊子“大宗師”）

單與衆不同，缺乏積極確切的界定。不過，敢異於衆，已是不易。

屈原真有理想，有高潔的品德。能夠作到“衆人皆醉我獨醒，衆人皆濁我獨清”，是千古高標。他可以稱爲“異人”，不同於俗。但不作不對的事，是有守，不等於所作的都是對的事。還需要有猷，有為一韜略足以治國，平天下。連孔子稱爲聖，也難免“君子之過，如日月之食”，不能完全免於過失。正如聖經所說：“時常行善而不犯罪的義人，世上實在沒有。”（傳七:20）

“義人”的定義，是“行而宜之之謂義。”（韓愈：“原道”）所以義人就是完全行為合宜，沒有錯失的人。這樣超高的標準，委實是超過世人所能夠達到的。不但如此，聖經說到人的情形——“我們都如羊走迷，各人偏行己路。”（賽五三：6）所有的人需要一位牧人。好牧人為引導亡羊得歸家，捨了自己的生命。因為神是聖潔公義的，人虧缺神的要求，就不能進入神的國度。因此，人既然不能自救，神就為人開了唯一的道路，差祂的兒子基督耶穌，道成肉身，降臨世間，為代替人的罪，被釘死十字架上，並且在三天後，從死裏復活，升到天上；使凡信祂的人，悔改轉離自己滅亡的道路，歸向神，罪得赦免，得稱為義，就可以作神的兒女，成為神家的人，得着永生。何等的福分！歸家吧！

作者：于中旻  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  
[aboutbible.net](http://aboutbible.net)